

名

人

情

结

萧乾

◎「名人情结」丛书◎

◎丁亚平 著

文洁若

❤❤ 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
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
们的感情世界；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
作家的生花妙笔，来到那属于他们
的人住舞台，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
剧目千姿百态！

● 名人情结丛书

● 丁亚平 著

萧乾 文洁若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赵日升

封面设计：李鸿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 文洁若/丁亚平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12

(名人情结丛书)

ISBN 7-5006-1783-6

I. 萧… II. 丁…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现代②萧乾-生平事迹③文洁若-生平事迹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418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7.25印张 4插图 140千字

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7.60元



萧乾与文洁若

前 言

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令人艳羡的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月朗星莹之时，举头远望，夜幕深邃，星河灿烂，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朱自清、徐悲鸿、郁达夫、蒋光慈、庐隐、萧乾、萧红、萧军、石评梅、朱湘，以及胡适、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戴望舒……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甚至对立，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上，却从各自的角度上，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这套“名人情结”精品书系，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

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本丛书选择的是一個新颖而独特的角度，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也由此，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优美，深情，文采斐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丛书的体例，采取上、下篇的写法。上篇重笔描摹文化巨

人们的生活、事业和情感；下篇是夫妇、恋人之间的两地书，谈人生，谈社会，谈理想，谈追求，谈日常生活，谈身边琐事，谈爱……每一篇都是美文，自然动人。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只得以其它内容附录补充。从全套丛书来看，由于上篇“传”的部分比重偏大，故对于作者，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传主，之于其日常生活、情感世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

这套丛书的作者，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学者，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这些作者，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如此，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晕眩的阳光.....	(3)
第二章	梦里梦外.....	(23)
第三章	风雨飘忽.....	(44)
第四章	旋转.....	(66)
第五章	雪打雾迷的日子.....	(89)
第六章	泥泞的世界	(110)
第七章	秋之赋	(143)
第八章	“天书”情缘	(167)

下 篇

萧乾致文洁若	(187)
文洁若致萧乾	(210)

上 篇

第一章 晕眩的阳光

在萧乾的一生中，这是最为风和日丽的一天。

萧乾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下午，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他，计算了一下文洁若的下班时间，拎起自行车，穿过他所居住的作协大酱园子宿舍大院中那狭长的过道，一出院门，跨上车，就朝东四八条的文家急急地骑去了。

他这个新郎官，此行是去迎他的新娘。

阳光静静地落在马路上，骑在自行车上的萧乾，心中在涌动着什么，脚下却在不停地蹬着。今天的洁若是什么样子，现在的他不知道。但是他在心里却反复念叨着：我已经得到了。我有了家，有了洁若。

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心中紊乱得五彩缤纷的文洁若，在接她的新郎到来之前，就已梳好又黑又长的粗粗的辫子，换上了白衬衫，和她所喜爱的呢花格长裙。今天，她的这个初恋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未来怎样，她不知道，她也无法知道。当然她不是不计后果不顾一切贸然做出自己的这一重大的选择的。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她知道。默默怀想，内心在爬满巨大的满足与幸福的同时，也堆满往日与来日，宁谧与不安，惶惑、黯淡与辉煌。那些可能的单薄或者厚满的日子，她都想到了。她今天是新娘，明天就是他那不满七岁的孩子的娘。她知道她和他要走的路很长、很长。

满脸通红、思绪惘然的她，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为足疾缠扰已经躺在床上十多年的三姐，跟着他迈出了家门，上了他已叫好而停候在门外的一辆三轮车。

萧乾手提一只旧皮箱，看坐在三轮里的洁若默默地一言不发，温和羞涩，眼垂落在一点上，嘴抿着，偶尔抬起脸来，眼睛圆圆大大，眼珠黑黑亮亮，心里禁不住无声地笑了，仿佛整个身子都融在一片明亮灿烂的阳光之中。

萧乾和文洁若的姻缘是从文字之交开始的。

五十年代初，在大小十字路口犹豫徘徊而于一九四九年九月返京后的萧乾，就一直在乔冠华的领导下做对外宣传工作。然而，在喧嚣热闹的对当时的那个新社会新生活作不遗余力的采访宣传之余，萧乾也时时会冒出想搞创作的念头。他对文学情有独钟。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写作，文学一直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自己的真正的归宿。现在的他不满足于当个与蝌蚪文

终日为伍的技术干部，他想归队，重操文艺老本行，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不用成天东奔西颠，也不再枯坐在打字机前，就仅仅是面对自己，自己的笔和纸，自己的那份真实的心灵。

萧乾不曾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愿望在一九五二年年末之前，竟得以实现。

那年十月的一个夜晚，秋高气爽，夜凉如水，萧乾彻夜未眠。下午冯雪峰的突然来访，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当时雪峰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对萧乾说，他想调他到他主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问他意见如何。萧乾一看自己能归队，不假思索就一口应承了。能归队，回到自己的本行，重新拿起笔来写东西，这让萧乾兴奋不已。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所在单位（国际新闻局）“争扣经月”（萧乾致友人信中语）之后，萧乾还是拿到了调令，正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报到上班了。尽管当时的他，无法深知这个转折于他意味着什么，是祸是福，深心里浸满归队的喜悦的萧乾，哪里会去想多少。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他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恼自己又重新拿那不该拿起的烫手的笔啊。

一切都在命定之中。当时的他同样也不曾想到的是，他会因此遇上一位姑娘，并在家庭生活发生变故之后，和她携手，风风雨雨一齐走过几十年的道路。

到出版社上班的第二天，萧乾就迫不及待地给自己三十年代结识，并且一直保持亲密友情的巴金写信，向他报喜，说自己已“在文艺上归了队”。

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便给了他很大的便利：雪峰

同意给萧乾以二、三个月——必要时也可以再长些时间，把他已经开手写作的一个电影剧本写完。

这是从一九三七年写《梦之谷》以后，他第一次又尝味着创作的生活。他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在十二月七日给巴金的信中，说他“很兴奋”。转年年初，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在写给巴金的另一封长信中，又写道：

……三个月基本是写作，这不但是这三年来唯一的一次，也是写完《梦之谷》以后，一直没过过的集中的创作生活了。这一段，对我有很大价值。我又恢复了写作的热情，想象力又活跃了些，对理论因而要求也大了些。

萧乾当时忙乎的电影剧本，是以教会学校与孤儿院为题材。他选这个题材，当然首先是与他早年的经历、遭际分不开的。小时候，他曾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他出生在一个信教的家里。他的童年，充满了艰难辛酸。自打他出生时起，他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与他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的母亲，也不幸早逝。沦为孤儿的萧乾所依附的两个堂兄，也是靠宗教吃饭的。萧乾从小就对那种掐着脖子让人信教的方式颇为反感。在他呆过将近十年的教会学校“崇实”，宗教就是强迫灌输的。每天早晨在学校作礼拜，他在牧师的监督之下，要一章一章地背诵《圣经》，祷告时，有老师检查每人是不是闭上了眼睛，倘若发现没闭上，跟着就要受罚。这些童年经验助长了他对教会学校的反抗，培养了他对它的厌恶、憎恨的情感，同时

也构成多年之后他写这个特殊题材的电影剧本的生活基础。

但是他并未满足于早年的阅历经验,或者也主要是因了受五十年代那种异口同声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风潮的驱动,他还曾专门到天津、南京、北京的孤儿院去体验,认识了一大堆小朋友,看他们每个人都是本伤心史,愈加对那种拿宗教当饭碗的吃教者,感到可耻,又可恶。他下决心把那些个洋黄世仁们写出来。过去他就一直想把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生活流转、曲折,长篇没成稿,现在搞成一个剧本,也是一大块的东西了。问题是电影剧本对他太生疏,而且限制也太大:一切全得形象化,他擅长的“抒情”,却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他感到需要理论,就赶紧向朋友(包括巴金)求援,借一些《艺术生活》、《影剧导论》之类的书来看。

这期间,萧乾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了些苏联小说译稿,如《布洛诺娃的故事》、《百万富翁》,以及欧美的一些作品,有的四五十万字,他都认认真真地看了,提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有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读书时就有所涉猎,有的四十年代在英国接触过原著,有的则是在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的译本中读过。但是,像这样集中地读文艺作品,在他确是很久没有过的事了。

萧乾三四十年代在京沪两地出版作品十余部,文学成就斐然。他二十刚出头就和一个叫威廉·安澜的美国人合编过英文报纸,大学一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大公报》,一人独立主持《文艺》副刊,并前后在这家报纸做了十五年的编辑、记者工作。二次大战期间他曾长驻英国伦敦,其间又曾在剑桥皇家学院读研究生,专门花过两年时间研究心理小说,并在英国出了

五本英文著作。萧乾可以说是个很见过一些世面的名人了，但他却是不显山不露水，出过那么多的书，却没有一点作家的架子；喝过那么长时间的洋墨水，却是并无丝毫洋气，相反，他平时穿着非常随便、朴素，让人觉得简直有些土气。对于那时出版社里派去为他取送书稿作工作上的联系的年轻人，他尤显平易近人，总是彬彬有礼，颇为和蔼可亲，很有些绅士风度。

在当时为文学译事和他有工作联系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性情温和而腼腆的女性，对他融会贯通的审校非常佩服，对他热情诚朴的性格也很钦慕。这个年轻女子，就是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已工作了两年半的文洁若。

像许多聪慧而富幻想的女孩一样，文气、内秀的文洁若，也有过各色各样五彩缤纷的梦想。做一个作家，就是她一直纠缠于心，多少年孜孜不倦地回味着的一个梦。

她那当了几十年外交官的父亲，一生写了无数职业文字，甚至呈送外交部的那些分析时局的报告，也文情并茂，才华横溢，充满忧国之情，获得过包括钱玄同在内的一些著名人士的赞赏与嘉许。

但是他也有遗憾。他对文洁若语重心长地说：“要是你刻苦用功，将来在一本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连一本著作也没出版过。”

当这位老外交官温存地谈论这些时，小小的洁若记住了这个为父亲周身萦回不去的梦想。她将自己投入长长的遐想之中。还只是在日本小学读书的时候，她就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读了两遍。一些中外名著，凡是能找着的，她都找来读。

除了上课，旁的的时间她全足不出户，就将自己深深埋进文艺经典之中。她在这个有滋有味的世界里旅行，寻找的却是她那父亲深藏心底的主题。她感到了沉醉的欢欣，而全不管它是不是一个已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的情结。她就只管在书里刻画她的光彩，塑造她隐在的动人的性格。

在众多的子女中，她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她在充满温馨之感的同时，努力了，努力有成效。她先是考入辅仁大学附中，一九四五年，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她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一九五〇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入三联书店。

刚分到三联时，和其他几个新来的年轻大学生一样，任校对，在校对科工作。然而，他们这些外文系毕业的校对员，却是并不满足于做机械工作，不满足于就仅仅改正一些排印上的错误。一次，文洁若经手由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的校样时，看到译稿上有不少需要推敲的地方，就从资料室把英译本借了来，一一指出原稿中的一些漏译、误译之处。稿子交上去，社里领导看后很满意，特地还把文洁若叫了去，大加表扬之后，鼓励她“好好干”。

她得了这样的表扬鼓励之后，“管得更宽”，干得更认真、细致了。每天清晨带上个不锈钢饭盒，穿过小胡同去上班，一到办公室就埋头工作，手累得麻木，眼睛累得疼痛，她全不理睬，经常在出版社工作到晚上十点才目不斜视地回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分出一半人去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上决定成立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这样，就把文洁若等几个表现突出、工作卓有

成绩的大学生调了去，让他们做助编。

荏苒便是两年时间。文洁若在为自己的编辑工作能胜任而愉快且有些沾沾自喜之余，也开始尝试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忽然听同事说，作家萧乾调到出版社来了。

这个消息首先是她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是她清华的同班同学小张告诉她的。那天晚上她正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小张忽然跑进来说：“萧乾调到咱们社来了。我看过他不少作品呢。”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文洁若有没有看过萧乾的《人生采访》，他说他有一本。

文洁若对萧乾虽早有所闻，但也就是读高中时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他其他的作品，包括小张说的《人生采访》，却是不曾读过。第二天，小张把厚厚的一大本《人生采访》拿给文洁若看时，还非常热情地翻开那纸张已经发黄的书页，找到他自己很喜欢的长篇游记散文《雁荡山》，把他密密麻麻用红笔杠杠画出一段读给文洁若听：

几天来，说到瀑布，你都潜意识地有个“布”的观念，可是轮到散水岩，这布便为一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揉搓得稀碎了。你只觉得这只无名的手在一把一把往下抛银白珠屑，刚抛下时是白白一团，慢慢地如飞行伞般斗然分散，细微可辨了。半途如触着一块突出的岩石，银屑就进得更细小了些，终于变成一种洁白氤氲，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预知落到地上将化为一